

■兰世秋

立夏刚过，小满未至。清晨，奉节，夔门。青山含黛，万物生长。

经过一夜的雨水，滚滚长江烟波浩渺，赤甲山高高的“桃子尖”白云缭绕，如诗如画。

宝塔坪旅游码头处，坐落着一座三棱一底、名为“诗城”的博物馆，与壮丽的夔门、古老的白帝城遥遥相对。

诗城博物馆馆长、今年81岁的奉节人赵贵林遥望着白帝城，以及夔门之上满天的云彩，吟了两首竹枝词，再回头看看馆内琳琅满目的藏品。

那是奉节老城的老树根、老花窗、老坛子、老门牌……他的眼里闪烁着神采，仿佛在回望少年时的故乡。

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”李白的这首《早发白帝城》，是赵贵林从小就会念的诗。在他眼里，这一件件藏品，就如同天上的云彩，寄托着奉节人的一段段乡愁。

2004年5月12日，赵贵林以一己之力，用一生的文化积累，四处奔走、千金散尽筹建的诗城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，迄今已运行21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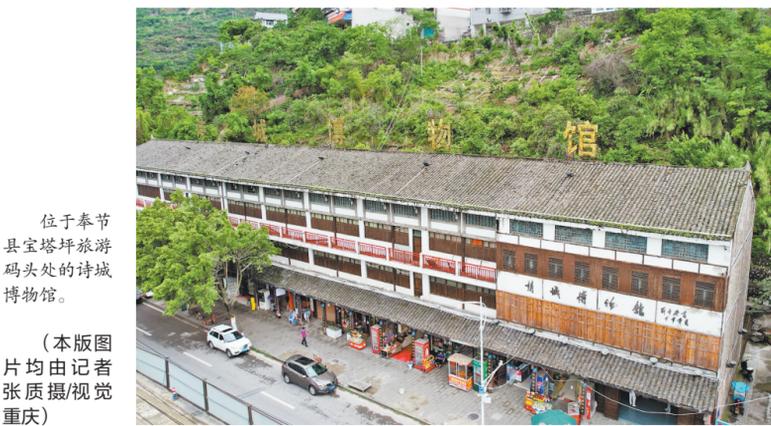
博物馆面积3000多平方米，馆内15个展厅、上万件藏品，陈列着奉节这座有着2300年历史的文名城的前世今生。

20多年来，赵贵林已先后投入数百万元，只为留住奉节的根，让若干年后的奉节人还能在这里看到他们的来路。

他说话时总是面带笑意，因患有膝关节滑膜炎，拄拐行走的他虽步履蹒跚，但脊背依然挺拔，有着文化人满满的自信。这或许是来自奉节这座千年诗城的滋养与濡润。

“右窗有竹枝，左窗有从楚辞绿过来的水声/一群山峰在白云下奔跑，空气中/居住着阵容强大的唐宋诗人/赶一场古城的约会……”这是已故著名诗人傅天琳《去奉节》中的诗句，他很喜欢，也把它陈列在了展厅里。

在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之际，在曾经烙印下李白、杜甫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苏轼等闪闪发光的名字的奉节，和着婉转低吟的江涛声，赵贵林将他与诗城博物馆的故事娓娓道来。



位于奉节县宝塔坪旅游码头处的诗城博物馆。

(本版图片均由记者张质摄/视觉重庆)

一砖一瓦都有魂啊 我得把它们留下来

新重庆-重庆日报:您是如何萌生建一座博物馆的念头?

赵贵林:1998年的一天，北京的专家们站在奉节老城东门街考察时，看着眼前古朴的民居说：这些民居如果拆了，真可惜啊！作为古夔州经贸繁荣的重要物证将永远消逝。

直到今天，我对这段话仍然记忆犹新。

让专家们叹息的大东门民居，始建于清末，是三峡地区重要的古建筑群之一，也是古夔州城市格局、商贸繁荣、居民生活最鲜活的史书和重要物证。

当时，因三峡工程建设，国家在三峡库区对地面文物的保护方法大致分为三种：一是原地保护，二是搬迁，三是留取资料。

在保护的规划报告中，大东门民居原本列入了搬迁保护方案，但后来调整为留取资料。这就意味着，这些老民居的实物载体将永远消失。

我当时是县旅游文物局党组书记，分管文物工作，专家的感叹，激荡起我心中的涟漪。

距今时间最近的大东门民居也修建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那个时期全国的商肆建筑，一般都是一楼一底，二楼一底的极少。而在大东门，一般都是两楼一底，而且有的还是三楼一底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

得把它们留下来！那时，我心里就隐隐有了建一座博物馆的念头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:奉节老城和城中的老民居让您割舍不下，除了工作原因还有其他个人因素吗？

81岁诗城博物馆馆长赵贵林：为三峡收藏一片云彩



人物名片

赵贵林，1944年出生于重庆奉节，现为奉节诗城博物馆馆长。曾就职于教育、文化、宣传、旅游部门，著有《白帝城》《天坑地缝》《诗城奉节》等10余部著作。20多年前，为记录历史、留住乡愁，筹建诗城博物馆，迄今博物馆已运行21年。



赵贵林给孙子讲解老物件的来历。



诗城博物馆内陈列的奉节人捐赠的雕花木床。

2 在老城的尘烟里寻宝 大家都戏称我像个“破烂王”

新重庆-重庆日报: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办成的事，在这个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困难？

赵贵林:大东门民居搬迁后做什么最合适呢？我想，只有建一座博物馆，这样，以后老街坊们还能在这里找到一点念想，回望他们曾经的岁月。

建博物馆，初步预算至少要上百万元。我找了几个企业家商量，但他们都认为“这个事情有点悬”，“风险太大了”，最好是搞成房地产开发。

这不就违背了我想为奉节保留一段乡愁的初衷了？观念上不同，几个企业家纷纷退出。我只有自己想办法解决了。

我和爱人，还有我母亲几十年的积蓄加起来，也就20多万元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跟她们一谈这事，她们都表示全力支持。这让我差点掉下泪来。

2000年，我组建的“大东门民居风貌保护”科研课题，得到当时的国务院三建委的支持，获得20万元的科研经费。

后来，我又找做生意的妹妹借了20万元，亲戚朋友们东拼西凑了些，好不容易筹到了80万元。

博物馆，终于可以开始建了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:建博物馆需要大量藏品，虽然您在此之前拍摄了很多资料照片、收集了不少相关书籍，但是对于一座博物馆来说显然是不够的。

赵贵林:是的，所以，在2002年大家都搬往新县城时，我在老城一间暂时还没拆除的居

民楼住了下来，开始了收藏工作。

老民居完好的门头、窗棂、砖头、栏杆等建筑构件，只要是能用的，我都收，用于民居的复建。

我在老城的各个角落转悠，去各处废墟和垃圾场中寻找“宝贝”。

有些人不理解，说：“赵贵林想钱想疯了，把破烂都当宝贝。”还有朋友好心劝我：“建博物馆是国家的事，你操这份心不值当。”

我没空理会这些，每天都在拆迁的尘烟里忙碌，一大早出门，回到家时满身都是尘土。基本上隔一天，我就要押送一大车“破烂”到几公里外的宝塔坪。大家都戏称我像个“破烂王”。

为了节约钱，我的生活很简单。在城里理发要五六块钱，工地边的小理发店只要两块，我就每次特意在那个理发店理发。能节约几块是几块。

大半年中，我拉了几十车“破烂”到宝塔坪的仓库，几百平方米的房子被装得满满当当。

在我心里，这些东西都是宝贝啊，就像是白帝城上空的云彩，看到它们，你就会想起故乡。

但是，我当时如果这么说，好些人一定会笑掉大牙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:收藏过程中，您是如何来认定这些东西的价值的？

赵贵林:能够见证这座城市人们的生产生活、告诉我们过去那段岁月发生了什么的，我都觉得是有价值的。

有一天，在永安宫遗址，我看到一棵一半已成枯木的老榕树被丢在一边。

我赶紧问：“这还有用吗？”周围的人都：“只能当柴烧了。”我又问：“给我行吗？”他们说：“一根朽木没什么用，你要就拉走嘛。”

这根朽木重达一两千斤，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拉到博物馆工地。

后来我把它布置在博物馆的大厅里，写上“永安宫遗址古树”，大家才感悟到曾经岁月的沧桑。

我还整体搬进了一间百年老屋，里面收藏了一个世纪来奉节人用过的各种物品。

我在老城看到这间老屋时，80多岁的屋主已经准备把窗棂等房屋构件，和着屋内的老家具卖给其他人。听说我要办博物馆，他“毁约”了，以很低的价格把所有东西卖给了我。

从堂屋到卧室，如今，屋内的摆设依然是数十年前的模样。连“东门街5号”的门牌都是原来的。

婴儿睡的摇篮、中式轿椅，屋主人1933年的结婚证……可以说，这间老屋浓缩了三峡人百年来的生活场景。

3 记录少女岁月的针线盒 在我眼里，它是无价之宝

新重庆-重庆日报:2004年5月12日，博物馆建成对外开放，您当时是怎么想到为它取名“诗城博物馆”的？

赵贵林:我和“诗城”这个名字的由来，是有一定渊源的。

1982年，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《诗城白帝》的文章，作者叫张弛。这是我所知道的，最早公开把我们这里称为诗城的文章。文章主要是把白帝城称为诗城。

历史上，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苏轼、刘禹锡……这些大诗人都曾在奉节留下过千古佳句。奉节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都曾经牵动过诗人们的心。我认为，奉节，是当之无愧的诗城。

于是，1983年，我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文章《古城夔州春色浓》，在文中第一次把奉节称为诗城。

博物馆建成了，我也理所当然地想到用“诗城”来为它命名。

博物馆的外观，完全保留了大东门民居的建筑风貌，让奉节人很熟悉，仿佛看到了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些老房子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:此前，有媒体报道称诗城博物馆虽然“相貌”普通，展示条件落后，但却堪称“世界级”的博物馆。对此您怎么看？

赵贵林:我们的展示方式的确比较“原始”。

馆内的藏品现在已经有上万件了，有“巫山人”的发现者黄万波提供的奉节古人类和古动物化石资料；有当年科伦、阿迪力在三峡夔门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走过的钢丝；还有英法探险者勘测奉节天坑地缝的资料……

在展陈时，我想尽量朴素地展现，这也符合我们馆的实际情况。

我把从全城收来的近百年的一些老窗棂，组合起来建了一面墙，挂了一些钟表在上面，指针全停在10点53分。

那是奉节老城2002年11月4日“最后一爆”的时间。许多人关于老城的记忆，也停留在那个时刻。

很多参观者都在这面墙前驻足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前面提到的那间百年老屋，后来，屋主人也带着家里的亲戚到博物馆来看过。一边看他们一边“啧啧”地说：“还是和原来一模一样。”

还有一位参观者曾在老屋里呆坐许久，他跟我说：“在这儿，我找到了过去几十年的记忆。”

有位小学生，自己看了，还非要自己的妈妈来看。一个外国学者，从上午一直看到下午5点多钟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

今年3月，北京一家旅游公司的导游带着一批英国游客来馆里参观。他一边看一边落泪，参观结束时他跟我说：“没想到你们的博物馆这么有价值，我一定会带更多的人来看。”

博物馆现在已经先后接待了10多个国家的几十万名观众。我想，这里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，它就是“世界级”的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: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镇馆之宝，诗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？

赵贵林:如果从文物的角度来判断，我们的镇馆之宝可能没有那么大价值，可在我眼里，它就是无价之宝。

它是一位奉节农村少女捐赠的一个自制的针线盒。盒长四五厘米，由三根小竹子切成小段，细细打磨，再用丝线刷桐油缠绕而成。

这位聪慧的少女当年为了收纳绣花针，居然想出这个主意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当年心灵手巧的她是如何细细打磨竹子，如何缠一圈丝线刷一层桐油，再缠一圈丝线刷一层桐油，最后让丝线与桐油结成硬壳，做成了这个实用又好看的针线盒。

这是世间绝无仅有的一个针线盒，它记录了一个少女曾经拥有的青春岁月，是时间长河中一个独有的片段。

可能对于有的地方来说，它实在太微不足道了，可是在我看来，它就称得上镇馆之宝。

4 收藏三峡上空的云彩 建博物馆，我永不后悔

新重庆-重庆日报:诗城博物馆的藏品有五分之二来自个人或单位捐赠，这不是也从某个方面也说明了大众对博物馆的认可？

赵贵林:博物馆开放以来，陆续有很多人将自己收藏的东西送来，我很感谢他们的信任。

重庆一家单位在设备换代时，把一些“老古董”搬了来；我的同学毛荣根把他们毛氏家族四代人的诗稿和手迹送了来；老干部部维新也把自己一生写的100多万字的工作笔记捐给了我们；还有在外地工作的梁祥彬、史红军、肖敏等奉节人也将自己的收藏送给了博物馆……

每接受一次藏品，我都感到自己肩上增加了一份重量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:博物馆的运营情况如何？门票收入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吗？

赵贵林:我们博物馆对外的门票是30元一张，但仍入不敷出。电费、水费，还有人员工资……每年运行成本要20多万元，但一年门票收入只有几万元。

前些年，我把位于重庆主城区的两套房子卖了，底楼的门面也出租了几间，缺口仍然很大。

我还把我写作的稿费、退休工资都贴了进去，还是不够。为了让博物馆今后能正常运行下去，我正在想办法开展多种经营，希望以此来弥补经费的不足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:也有人表示担心，若干年后博物馆的性质会不会发生改变？

赵贵林:我们博物馆地处白帝城旅游码头，是有人说过，你的后人只要一转身，就可换来巨额财富。

对于这话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是我留给自己孩子们的个人遗产吗？

实际上，在当初拟定博物馆章程时，我心里就没把它当作“一己之利”。博物馆的章程中明确写道——

本馆的宗旨是弘扬三峡地方文化，不要求经济回报，其收入主要是用于博物馆的建设和日常开支。经费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。

我的子孙后代可以作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领取薪水，但谁也不能改变博物馆的性质。

两年前，我的孙子大学毕业了，他很热爱博物馆事业，现在也在帮着打理一些事情。对此，我很欣慰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:为了当初的一点念想，付出了几十年的时间、精力，前后投入数百万元经费，您对此后悔过吗？

赵贵林:不后悔，我永不后悔。

许多人对博物馆的点赞、支持，让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。诗城博物馆，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我的家乡、了解了我的家乡。

我今年81岁了，但我觉得我的精力还不错，还可以做一些事情。我去过收集了许多三峡历史文化资料，我想把它们整理出来，我手上也还有一些反映三峡的文艺作品，需要完善修改。

这些年，我对收藏的理解也有一些变化。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，这座城市的过去，不仅是物质组成的，也包括芸芸众生的油盐酱醋和喜怒哀乐。

我的一位老同学的母亲，一生经历坎坷。我鼓励她把母亲的故事写了出来，并作为博物馆的文存保存下来，很多人看了都很感动。

我希望更多的人提起笔来，追述昨日，也记录下今天。奉节的诗人们出了诗集，都会往我这里送一本。市内的朋友们也都把自己的作品送给博物馆收藏。

把一代又一代人的喜怒哀乐记录下来，让它们同那些老民居、老窗棂等老物件一起，共同构成三峡上空一片瑰丽的云彩，这是我的心愿。



投稿邮箱: kjwztx@163.com